
何處覓人生——

請君入夢 中西匯辦 究竟真實

文 / 吳玉冰

一、從科幻影視作品展望未來世界

己亥年初，國內各大影院接連上映了多部科幻大片，特別是以《流浪地球》為首，無疑點燃了國人對於未來的憧憬，浩瀚宇宙，何處覓人生？通過這些科幻大片似乎給予了我們一些朦朦朧朧的啟示與解答，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不乏一些以「夢」作為主題的演繹。夜幕降臨，閉上雙眼，筆者亦時常經歷一場場光怪陸離的「夢」。夢裡離奇幻妙，如《黑客帝國》（Matrix）、《盜夢空間》（Inception）以及《頭號玩家》（Ready Player One）中的情節錯穿編雜，亦不乏莊周夢蝶、黃粱美夢、南柯一夢的迤邐故事交織渲染。半夢半醒之間，靈光閃現，一條隱隱裹藏在內的歸途逐漸明朗清晰，躍然於前。

首先需簡介前文提到的三部科幻佳作。《黑客帝國》講述了黑客尼奧發現其身處的現實世界實際上是由「矩陣」人



上夢下參

工智能系統控制的虛擬世界，從而逐步掙脫矩陣的束縛，走上抗爭征途的故事，在片尾自由意志得以彰顯，讓人釋懷；而《盜夢空間》則撰述了潛夢竊賊柯布能竊取潛意識中的秘密，造就完美犯罪的同時，完成了他個人的救贖，影片中對於「夢中夢」進行了精彩至極的刻畫；《頭號玩家》描繪了

網癮少年韋德·沃茲化身為VR（Virtual Reality）虛擬遊戲「綠洲」世界中的英雄帕西法爾，憑藉對遊戲設計者的深入剖析，歷經磨難，最終成功通關的故事。想必這些科技感十足、內容豐富、情節緊張、扣人心弦的科幻大片無疑贏得了廣大觀眾的讚嘆和喜愛。試問，其中所涉及的認知框架從何而來，其邏輯為何能完成自洽，除去製片人本身精妙絕倫的構思之外，是否能夠通過東西方文明找出對應的答案？抑或其中也包含了人類未來的歸宿呢？

二、上帝已死，成就《夢的解析》以及心理學演進

讓我們將目光望向延綿千年的西方哲學界，自德國哲學家、思想家尼采在他的著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宣稱「上帝已死」，讓「超人」出世後，引起西方世界的一片嘩然。何謂「超人」？超人是一種至高無上的道德理想，也是真理的化身，擁有強烈的生命意志和創造力，能忍受最熾烈的痛苦和煎熬，又能夠在其中茁壯成長，以挽救頹廢、墮落、平庸的靈魂，讓人類擺脫可悲的退化。這是對傳統基督教舊道德的重估，從而以新的世界觀、人生觀構建起新的價值體系，摧毀對人文精神的一切束縛。隨著這股思潮的湧動，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開創了潛意識研究的

新領域，並撰寫《夢的解析》一書，從而使得動力心理學、人格心理學和變態心理學得以發展，並由此奠定了現代醫學模式的基礎，為西方人文學科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柱。《夢的解析》堪稱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而且很可能是迄今在經驗主義基礎上掌握無意識心靈之謎的最勇敢嘗試。此書第一次告訴曾經無知和充滿疑惑的世人：夢是一個人與自己內心的真實對話，是自己向自己學習的過程，是另外一次與自己息息相關的人生。其後，瑞士心理學家榮格與弗洛伊德展開合作，發展及推廣精神分析學說，但隨著兩人學術分歧越來越大，最終分道揚鑣。榮格在失落中苦尋出路，偶然之間，接觸到東方深邃的思維，隨著感悟的加深，創新了人格分析心理學理論，引入「情結」概念，把人格分為意識、個人無意識和集體無意識三層。再後來，心理學就進入了一個日新月異的發展時代，直至今日還在不斷演進當中。綜上所述，我們就不用奇怪迄今為何看待科幻作品既不離奇且能夠理解還能符合邏輯與審美了。

三、從東方奇談故事窺探玄妙夢幻

再讓我們將目光轉向一千五百多年前的盛唐，詩仙李太白在一個春夜的宴會上低聲淺吟出那句：「浮生若夢，為歡

幾何」，感嘆天地萬物與百代光陰亦真亦假，如夢似醒……。

然上下五千年，又豈止李太白有如此之感嘆耶？通觀東方諸多典籍，不論是通俗易懂的筆記小說，還是深蘊哲理的經典論著，都不乏關於「夢」的故事，既玄妙有趣又發人深省。

《莊子·齊物論》中就記載了一個蝴蝶夢。莊周有次夢見自己變成蝴蝶，翩翩飛舞，感到愜意愉快，渾然忘記原本自己是莊周，卻而驚醒，回神良久方知我是莊周。然後拋出了最著名的疑問：不知是莊周夢中變成了蝴蝶呢？還是蝴蝶夢中變成莊周？黃粱美夢則是一個「以夢續夢」的連載故事，相傳在《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中有錄：漢鍾離在長安藉著煮熟一鍋黃粱飯的片段時刻，讓呂洞賓做了一個夢。其夢見自己一生幾十年，如何考取功名，娶妻生子，權傾朝野，祿達宰相。最後，又因罪抄家，舉族流放，剩下孤苦伶仃的他，獨自立馬風雪中慨嘆無常。一夢驚醒後，鍾離藉機點化，邀他修道成仙，名號純陽，好不快活。其後是在《枕中記》記載呂純陽得道之後，又接著點化盧生的故事。唐開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盧生進京趕考，名落孫山，鬱鬱寡歡，垂頭喪氣。回程途經邯鄲，在客店裡偶遇純陽子，盧生自嘆命運坎坷，純陽子便拿出一個瓷枕讓他倚枕入眠，夢裡娶了嬌美

妻子，中了進士，官運亨通，直至中書令，封為燕國公，享盡榮華富貴。而終敵不過年邁體衰，遂即生病難癒，只能駕鶴西歸。斷氣剎那，驚恐而醒，環顧四周，一切如故，可嘆造化弄人也。後來清朝有個書生同樣考取功名失敗，到了邯鄲，想到了這個典故，他很感慨，寫下詩句為證：「二十年來公與侯，縱然是夢也風流；我今落魄邯鄲道，要向先生借枕頭。」據說此人因為這首詩受到賞識，後來真的加官晉爵，只可惜晚節不保，依舊是一個悲劇收場。想必他如願以償，親自體會了一場黃梁美夢吧。除此之外，唐代李公佐所撰寫《南柯太守傳》中載有「南柯一夢」的離奇怪談。說的是有一人好吃懶做，閑散無聊，卻一心想大富大貴。有一天他吃飽了飯，就躺在槐樹下打了個盹，忽而自己到了一個槐安國，遇到國王，他就吹牛騙婚，娶了公主，做了太守。但好景不長，沒過多久，敵國就攻打過來，由於他沒有真才實學，結果屢戰屢敗，公主鬱鬱而亡，國王惱羞成怒，盛怒之下將他驅逐出境。當他醒來之後，那裡有什麼槐安國啊？只是槐樹下兩個螞蟻窩爭鬥地盤罷了。由此可見，《莊子》的蝴蝶夢，呂純陽的黃梁夢，唐人筆記裡頭的南柯夢，都是在闡述一場荒唐的醒與夢，纏綿交錯，如夢似醒，人活於這個世界，

生死存亡本就是一場夢！可嘆的是世人皆知人生如夢，卻固執美夢，殊不知多情自古空遺恨，好夢由來最易醒啊！

四、經典薈萃，醒夢相辯其意深，試問大夢誰先覺

故事說完，聚光燈再次亮起，是吾輩深思夢醒之事了。且看東方經典論著中，如何從深蘊的哲理角度來探討「夢」。通觀古今在東方浩瀚的書海中，難道就沒有一本類似《夢的解析》的專論嗎？不巧，還真被筆者找了一本非常有意思的書，名叫《醒夢辯論歌》，該書以荒誕歌劇的形式來描述醒夢二者相互辯論誰真誰假的過程。從現前顯現、過後成空、現量親見、相續長短、待緣方生、有堪為有、有無平等、換位無用、自心迷現、誰真誰假十個方面來論證，從而得出：不觀察時，待自身是真實；觀察時，待對方是虛假。醒夢所攝的顯現平等無差別，醒夢顯現都是無而現的自性，自性本迷亂，這樣就能從一個極微塵裏剖出三千大千世界的經卷。其次，佛法常引夢為喻，《圓覺經》裡說：「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凡夫不知身是夢也，只能隨業力而逐流。《心經》中所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色空不異也，證得空性就是遠離一切戲論。《金剛經》說：「一

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重點是在「不取於相，如如不動」，至於求證，不就是那最後一偈「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再次，禪的頓悟。禪宗到底悟到了個甚？Wake Up！憑吾駑鈍之學，一言難敘，甚而懼怕一說即如量子力學把「禪」給坍塌了，思來想去，別無他法。只得先借諸葛亮的打油詩闡述小結，其言曰：「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感覺味道還欠一點點，只得再借張尚德老師一言：「以儒家、道家、各類知識作為基礎，入佛，而又超越。起用則歸向於儒、道各家，此所以歷代禪師多精通儒學與道學者，謂之禪。」

五、後記

有感於狄更斯那句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在筆者看來，若稱當下為最壞的末法時代，亦可以稱其為最好的契機。放眼望去，風雲變幻，氣象萬千，但禪意恒而未變。未來或許不是傳統的「趙州茶、德山棒、雲門餅」之類的公案故事，興許應時變化為拔下插頭，摘下耳機，取下 VR 眼鏡，甚至就是放下手機的這一個剎那，如夢初醒，頓悟真如。人類的歸宿，難道如前者科幻

大片所刻畫的遙遠未來世界？還是如後者東方奇談所敘在那亦真亦幻的夢境之中呢？為何不嘗試通過知曉夢的迷亂，決心清醒，尋覓歸途，來一探究竟真實呢？起初看到《中國人是真的》這本書標題的時候，還感覺納悶，那有著書題目如此口語化，當認真閱讀，仔細體悟後，頓覺此標題確如所說，精妙恰當。人類歸途不在遠方，就在身邊。這個究竟真實是真的，那個華嚴聖境是真的，這個這個是真的，那個那個是真的，都是真的，真的，真的！醒就是夢，夢就是醒，別無二致，唯有超越，借假修真，才能證得自己圓融無礙的生命。

參考文獻：

- [1] 恩斯特·克萊恩（2014）。《玩家一號》。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
- [2]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2007）。《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北京市：九州出版社。
- [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2016）。《夢的解析》。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
- [4] 榮格（2005）。《榮格自傳》。（劉國彬、楊德友譯）。北京市：國際文化出版社。

- [5] 南懷瑾（2014）。《人生的起點和終點》。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
- [6] 南懷瑾（2014）。《莊子諳譯》。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
- [7] 南懷瑾（2016）。《金剛經說什麼》。上海市：復旦大學出版社。
- [8] 張尚德（2008）。《中國人是真的》。苗栗：達摩出版社。

尚德讀後：

夢夢相夢，三界唯心是大夢。

萬法唯識，轉識成智，又要離開夢。

醒夢一如，真人、智者、聖人無夢。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於台灣達摩書院